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向九

新序案新序三十卷見存十卷不錄錄其佚文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惟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藝文類聚五十二

子產相鄭七年、而教宣風行、國無刑人、北堂書鈔三十五風俗和平、囹圄空虛注引、

李斯問荀卿曰、當今之時、爲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荀子强國篇楊倞注引、

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荀子正名篇注引、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見之、夜暮、郭門閉、遂踰郭而入、梁車新因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遂奪璽免官、御覽五百十七、

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儀子淮南人間訓作公宣子、諫曰、室大眾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卑訛、今從淮南、願公適也、曰、聞命矣、築室不輟、明日、又諫、當有曰字、國小室大、百姓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明日、又諫曰、左昭右穆、爲室而大、以臨二先君、無乃害於孝乎、於是哀公毀室而止、御覽百七十四、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使古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斯如之何、乃泣沾襟、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蔬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不欲死、而況吾君乎、俯而再泣、晏子拊手而笑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之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為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慚焉、（御覽四百廿八、今見韓詩外傳十、）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群臣、大王召臣、臣改制新飾、問於臣妾曰、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佼、臣據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王如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御覽六十三、又三百八十二）

孔子見宋榮啟期，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啟期對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以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為貴，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命有傷夭，吾年九十歲，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守終，何不樂乎？御覽三百八十三。

崔杼弒莊公，申蒯漁於海，而後至，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之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告我晚。子不早告我，吾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子免之，無死。其御曰：子有亂主猶死之，我有治長，奈何勿死？申蒯至門，曰：申蒯聞君死，請入弔。門者以告崔杼，杼令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其左臂以與門者。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拔劍呼天，三踊，乃鬬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其御亦死之門外。君子聞之曰：蒯可謂守節死義矣。御覽三百六十九，又四百十七，又四百三十八。又有申鳴一條，今見說苑，疑誤作新序，今不錄。

孫武樂毅之徒皆前世之賢將也久遠深與其事難知至於吳漢近時人耳起於販馬立爲良將垂名竹帛天下歸德此可慕也御覽二百七十六

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使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御覽二百六十八

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顏歜諫曰君樂治海上不樂治國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出海也公援戟將斫之歜撫衣而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不亦可乎公遂歸御覽三百五十三

昌邑王治側鑄續漢志作注冠十枚以冠賜師友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王賜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餘冠冠奴是大王奴虜

商臣也、御覽五百、

昌邑王徵爲天子、到營陽、置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賜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當拄竹杖、御覽七百十、

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墨綬黃綬、與左右佩之、龔遂諫曰、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臣以爲不可、願陛下收之、御覽六百八十二、

上古之時、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誅、無師而威、故善爲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師旅之備、而無用、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謂也、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皆陣而不戰、故善陣者不戰、三王之謂也、及夏后氏之伐有扈、殷高宗之討鬼方、周宣王之征熏鬻、而不血刃、皆仁聖之惠、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而彊楚以致苞茅之貢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三存亡、一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當大戰、亦不

血刃、至晉文公設虎皮之威、陳曳柴之僞、以破楚師、而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哭之、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從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以下、至戰國而暴兵始衆、於是以彊并弱、以大吞小、故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羣相征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窮兵極武而亡、及項羽尚暴而滅、漢以寬仁而興、故能掃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後天下安然、故世之爲兵者、其行事略可覩也、御覽二百七十一

湯居亳七十里地、與葛伯爲鄰、葛伯放淫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共粢盛也、

湯又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與者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御覽三百九、

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日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是則未有異於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也、御覽八百十一、

公孫敖曰、夫玉石金鐵、猶可琢磨以爲器用、而況於人、御覽八百十三、

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御覽八百六十一、

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是君不如臣力何也、師曠侍曰、臣請以喻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須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同上、

越簡子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海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在、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平、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御覽八百六十三、）

楚王使諸者徐光迎方與盲人吹竽者也、襲遂乃去、（御覽五百八十一、）

禹南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皆失色、禹仰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死生命也、龍俯首而逝、（御覽六十、）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易、士之誠也、（此三句有訛）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響同）動天、至其死矣、頭身斷絕、夫不用仁而用武、當時雖快、身必無後、是以孔子勤勤行仁、（御覽四百三十七、）

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撫壯（疑狀）王、王

曰、止、吾但戲子耳、與髡共飲、同上、

秦王召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王忿然變色怒曰、亦向見天子之怒乎、且曰、臣未嘗見、王曰、夫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士之怒乎、王曰、布衣韋帶士之怒、解冠徒跣、以頭搶地耳、何難知者、且曰、此乃庸夫庶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士之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鷹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白虹貫日、此三者、皆布衣之怒也、與臣將四士、無怒則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王色變蹶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鄢陵獨以五十里在者、徒用先生故乎、同上、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景公曰、此君子之服邪、小人之服邪、林既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荊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桓短衣而遂之滿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范蠡大

夫種亦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如君言，衣犬裘者當犬號，衣羊裘者當呼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自以爲勇悍乎，曰，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淩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泉，取蛟龍，抱黿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夫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而辨，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鑕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同上。

周昌者，沛人，以軍功封汾陰侯，御史大夫，高帝欲廢惠帝，立戚夫人子如意，羣臣固爭，莫能得，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曰，臣口不能言，臣期期知其不可也，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御覽七百四十。

文王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御覽三百七十五。

挾泰山以超北海、御覽三十九、

諸侯臨有黑堊之色、無丹青之彩、御覽一百八十七、

賤之如尫豕、楊倞注荀子王霸篇、

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化阿、至阿鑄其庫兵以爲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後漢書順帝紀注、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隗囂傳注、

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馮異傳注、

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崔駰傳注、

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

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文不死，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陳寵傳注，已上皆後漢書

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李善文選注三十七

營度也，文選注三

孫叔敖曰，箟篋之橐簡書，二十三」案御覽八百十一引此爲公孫敖語

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目射兕於雲夢，二十四

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三十九

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四十三

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四十四、

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四十九、

及定王、王室遂卑矣、五十三、

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五十六、

晉襄公之孫周爲晉國休威、不倍本也、五十六、已上皆文選注、

攘服四夷、天下安然、北堂書鈔十三、

說苑宋說苑二十卷、今見存、不錄、錄其佚文、

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藝文類聚二十、

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聞之，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一作氣）以棊子置於下，而加九雞子於其上，左右屏（一作懼）息，靈公扶（一作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公爲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後漢書呂布傳注、藝文類聚二十四、又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八。）

孫息學悲歌，引琴作鄭衛之音，靈公大感，故作衛公之曲，歌而和之。（北堂書鈔一百六。）

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能畫者，賜之錢。有（一作狂卒）敬君，居常飢

寒、其妻妙色、一作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憶一作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憙一作而、笑、勞人瞻疑觀見之、白王、王召問之、對曰、有妻如此、去家日久、心常念之、竊畫其像、以慰離心、不悟上聞、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惶慴聽許、藝文類聚三十三、御覽三百八十一、又七百五十、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一作老賢人、也、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一作當貴、藝文類聚六十六、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

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劍、欲斬無狀新序誤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謂髡曰、吾有讎在吳國、子寧能爲吾報之乎、對曰、臣來見道傍野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高得爲

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望多也王今與吾半日之樂而委國吳王非其計楚王默然 藝文類聚九十六北堂書鈔四十 御覽二百四十三又三百七十八又七百三十六 前數句一引作新序

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衆人悅服 御覽二百七十九 與權謀篇不同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郄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則王者固多憂乎 御覽三百五

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宮婢妾荷綺縠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 御覽三百五十三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

行者止、行者不止、雁羣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今主君以白雁故而欲殺之、無異於狼虎、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獨得善言、御覽三百九十見新序二作公孫襲、

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之子者、私愛也、寧濟公而廢私耶、使者悵然、賢其辭、即罷軍還、對齊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尙如此、何況朝廷之臣乎、御覽四百二十二見列女傳節義篇同、

魯有賢女、次室之子、年適二十、明曉經書、常侍立而吟、列女傳作倚柱而嘯涕泣如雨、有識謂之曰、汝欲嫁耶、何悲之甚、對曰、魯君年老、太子

尚小、憂其殺臣起矣、御覽四百六十九

趙襄子問王離曰、國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君怯而能忍、是以亡國、襄子曰、何以爲然也、曰、怯則不能賞賢、忍則不能罰罪、賢者不賞、罪者不罰、不亡何也、御覽六百三十三

蘇秦至齊、齊王厚待之、諸大夫嫉之、使人刺秦而不死、齊王出珍寶募求賊、不得、蘇秦垂死、謂齊王曰、王誠能爲臣求賊者、臣死後請車裂臣屍於市、徇之曰、蘇秦爲燕欲亂齊、今日其死、寡人甚喜、故裂之、若得其殺主、重封賞之、如此、刺臣者必出矣、齊王從其言、裂屍而徇之、刺蘇秦者、果出求賞、御覽六百三十三

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出、虜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

此子獨目跛故、父子相保、御覽八百九十六、本淮南子文全同、

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讎邪、對曰、私讎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藝文類聚五十、

龜千歲能與人言、藝文類聚九十六、

鼓法天、鐘法地、北堂書鈔百八、

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而揚惡、可親問之、文選注三、

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文選注八、又十八、

聲樂易良、而合於歌情盡舞意、文選注十七、

蓬生枲中、不扶自直也、後漢徐偃傳注、

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胡廣傳注、

晉平公時、赤地千里、臧宮傳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九終

全漢文卷四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歆一

歆字子駿、向子、後改名秀、字穎叔、成帝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綏和中、爲中壘校尉、哀帝即位、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出爲河內太守、徙守五原、轉涿郡、以病免、起爲安定屬國都尉、平帝時、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王莽居攝、以爲羲和、封紅休侯、歷少阿京兆尹、及纂位、以爲國師、封嘉新公、地皇末、謀劫莽降漢、事泄自殺、有列女傳頌一卷、七略七卷、三統厤法三卷、集五卷、

遂初賦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爲黃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

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吕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吕論議見排擯、志意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吕歎征事而寄己意、

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閶闔之開通、躡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宮、備列宿於鈞陳兮、擁太常之樞極、總六龍於駟房兮、奉華蓋於帝側、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爲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遭陽侯之豐沛兮、乘素波吕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二乘駕而旣俟、僕夫期而在口、馳太行之嚴防兮、（水經沁水注作險峻）入天井之喬關、歷岡岑吕升降兮、馬龍騰吕超攄、（本作起攄從文選赭白馬賦注改）無雙駟吕優遊兮、濟黎侯之舊居、心滌蕩吕慕遠兮、迴高都而北征、劇彊秦之暴虐兮、弔趙括於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鶩駟馬而觀風兮、慶辛甲於長子、哀衰周之失權兮、

數辱而莫扶、執孫蒯于屯留兮、救王師於逆吾、過下虒而歎息兮
悲平公之作臺、背宗周而不卹兮、苟偷樂而惰怠、枝葉落而不省
兮、公族闃其無人、曰不悛而俞甚兮、政委弃於家門、載約屨而正
朝服兮、降皮弁以爲履、寶礫石於廟堂兮、面隋和而不眡、始建衰
而造亂兮、公室由此遂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於銅鞮、越侯
田而長驅兮、釋叔向之飛患、悅善人之有救兮、勞祁奚於太原、何
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
雙美不必爲偶兮、時有差而不相及、雖韞寶而求賈兮、嗟千載其
焉合、昔仲尼之淑聖兮、竟隘窮乎蔡陳、彼屈原之貞專兮、卒放沈
於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蘧瑗抑而再奔兮、豈材
知之不足、揚蛾眉而見妒兮、固醜女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
人之誠也、以夫子之博觀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時而矔世兮、自
命己之取患、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注作闇、之所別、叔

羣既在卑隸兮、六卿興而爲桀、荀寅肆而顓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鞅中國之都邑兮、登句注㠯陵厲、歷雁門而入雲中兮、超絕轍而遠逝、濟臨沃而遥思兮、垂意兮邊都、野蕭條㠯寥廓兮、陵谷錯㠯盤紆、飄寂寥㠯荒昒兮、沙埃起之杳冥、迴風育其飄忽兮、迴颭颭之冷冷、薄涸凍之凝滯兮、茀谿谷之清涼、漂積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降霜、揚雹霰之復陸兮、慨原泉之凌陰、激流澌之漻淚兮、窺九淵之潛淋、颯悽愴㠯慘怛兮、慽風漻㠯冽寒、獸望浪㠯穴竄兮、鳥脇翼之浚浚、山蕭瑟㠯鷤鳴兮、樹木壞而哇吟、地坼裂而憤忽急兮、石捌破之巖巖、天烈烈㠯厲高兮、廖𡨴窗㠯梟窂、雁邕邕㠯遲遲兮、野鸐鳴而嘈嘈、望亭隧之皦皦兮、飛旗幟之翩翩、迴（本作回從文選班彪北征賦注改）百里之無家兮、路修遠而（本作之從文選班彪北征賦注改）綿綿、於是勒障塞而固守兮、稽武靈之精誠、攎趙奢之策慮兮、威謀完乎金城、外折衝㠯無虞兮、內撫民

已永盡、既邕容以自得兮、唯惕懼於笁嶷、攸潛溫之玄室兮、滌濁穢於太清、反情素於寂漠兮、居華體之冥冥、玩琴書（本作書琴、從文選何劭荅張華詩注、陶潛經曲阿詩注、歸去來辭注、石崇思歸引注乙轉）以條暢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淡以懽娛兮、固賢聖之所喜、亂曰、□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眞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留、亦何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藝文類聚二十七、古文苑、）

甘泉宮賦

軼陰陵之地室、過陽谷之秋城、（初學記作增城）迴天門而鳳舉、躡黃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爲居、乘崑崙而爲宮、案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閎中、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爲之東序、緣石闕之天梯、桂木雜而成行、芳肸蠁之依依、翡翠孔雀（此四字初學記作鵾孔、）飛而翱翔、

鳳凰止而集棲，甘醴湧於中庭兮，激清流之瀰瀰，黃龍遊而蜿蟺兮，神龜沈於玉泥，離宮特觀，樓比相連，雲起波駭，星布彌山，高巒峻阻，臨眺曠衍，深林蒲葦，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荇蘋蘩，豫章雜木，楩松柞棫，女貞烏勃，桃李棗檍，藝文類聚六十二，初學記二十四。

草蘼薇之文帷，文選西都賦注。

雲闕蔚之崴嵬，衆星接之皚皚，文選鮑照君子有所思行注。

燈賦

惟茲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剶削，頭頸委蛇，負斯明燭，躬含冰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以夜繼晝，烈者所依。藝文類聚八十。

上山海經表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邱陵，巢於樹

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㠯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常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肎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㠯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㠯知之、亦㠯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㠯為奇、可㠯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昧死謹

上、宋本山海經、又道藏本、

孝武廟不毀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已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

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㠯下、降殺㠯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于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㠯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㠯勸帝者之功德博矣、㠯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㠯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㠯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

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漢書韋玄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又略見御覽八十八引劉歆宗廟議、案此議列名先王舜、以位尊也、據下文云歆又以爲、明是劉歆文、

惠景及太上皇寢園議

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漢書韋玄成傳、歆又以爲、

功顯君喪服議

居攝之義，所㠯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旣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㠯興殷道。周武王旣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㠯成周道。是㠯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㠯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㠯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㠯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此其所㠯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㠯聖德承皇天之命，受

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顧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漢書王莽傳上，居攝三年，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云云，奏遂行焉，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

聘、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
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
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
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
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
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
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
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
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
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
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
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
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

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文選無傳字疑此衍）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

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文選作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㠯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㠯不誦絕之、欲㠯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㠯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㠯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漢書劉歆傳、文選藝文類聚五十八、

荅文學

誠思拾遺、冀吕云補。文選□□□□□□□注

與揚雄書從取方言

歆叩頭、昨受詔𧶠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吕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爲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籀爲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吕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吕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修軌不暇、何偟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吕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積、吕成此書。良爲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

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爲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攷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傜俗、適子雲攗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爲明語、將何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於上、下以置恩於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倉推厤、皆成之於帷幕、貢之於王門、功列於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於此、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頤與其最目、得使入錄、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方言、古文苑、宋張溥本有鄧析子序、今編入劉向集、

新序論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南、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

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弃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

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寛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史記商君傳贊集解引新序論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案此論今新序有之新序劉向撰而云劉歆豈向書雜有歆論乎亦異聞也故錄之

斛銘

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隋書律厤志上其斛銘云云祖沖之以爲劉歆造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歆二

三統麻

夫麻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吕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吕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吕定命也、能者養之吕福、不能者敗吕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吕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吕生、秋爲陰中萬物吕成、是吕事舉其中、禮取其和、麻數吕閏正天地之中吕作事厚生、皆所吕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麻明時、所吕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麻不正、吕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麻吕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吕建申流火

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厤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厤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

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龠、㠯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㠯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㠯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㠯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㠯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㠯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㠯爲數、㠯象兩兩之、又㠯象三三之、又㠯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㠯再扐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㠯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㠯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㠯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㠯記啟閉也、月所㠯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此聖王之重閏也、㠯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㠯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㠯乘月法、㠯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爲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謂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

見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故善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愼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

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厤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塡星、三辰

五星而相經緯也、天㠯一生水、地㠯二生火、天㠯三生木、地㠯四生金、天㠯五生土、五勝相乘、㠯生小周、㠯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㠯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㠯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㠯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漢書律厤志上

向子歆作三統厤及譜已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案律厤志下僅末一條條推因所補其全卷皆三統譜也文多不錄褚少孫厤術已下放此、

七略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漢書藝文志如淳注北堂書鈔十二又一百一、兩引、初學記十二、藝文類聚十二、文選注為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御覽八十七、又二百三十三、又六百十九、

子夏易傳漢興韓嬰傳、釋文序錄、

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書已決斷斷者、義之證也、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九、

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傳之、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九、

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

㠯敘今泰誓篇是也、文選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宋尚書正義引作別錄、文選注引此作七略、不題劉向、今並入此、

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文選任昉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

詩㠯言情、情者、性之符也、初學記二十一、御覽六百九、

禮家先師有桓生說經頗異、文選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

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㠯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文選西都賦注、

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㠯自禁也、文選長門賦注、

雅暢第十七、文選琴賦注、

有莊春言琴、文選洞簫賦注、

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文選嘯賦注、陸士衡擬古詩注、曹子建七啟注、白帖

六十一、

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初學記二十一、

馮商　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同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書藝文志注、張湯傳注、

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已教、文選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注、

晏子七篇在儒家、史記管晏列傳正義、

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文選王文憲集序注、

身于西河燕趙之間、文選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

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史記管晏列傳正義、

蜎子、名淵、楚人也、文選七發注、

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文選宣德皇后令注、

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選魏都賦注、應貞華林園集詩注、

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彗、文選阮嗣宗詣蔣公奏記注、揚子雲解嘲注、

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

鄒赫子、齊人、齊爲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文選宣德皇后令注、案鄒𡙡當作鄒奭、

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或於鼎、名曰銘、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孝宣皇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被公羊衰、母老、每一誦、輒與粥、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五十九、

莊忽奇、忽期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漢書藝文志注、

甘泉賦、永始三年待詔臣雄上、（文選甘泉賦注、）

羽獵、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文選羽獵賦注、長楊賦注、）

長楊賦、綏和元年上、（文選長楊賦注、）

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

揚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文選劉先生夫人墓志注、御覽五百五十八、）

杜參、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時年二十餘、（漢書蓺文志注、）

孫叔由余、（白帖五）
二篇、十五、

魏公信陵君也、（白帖五）
子、十五、

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史記信陵君列傳集解、）

蓬門射法、（史記龜策列傳集解、）

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蹵鞠亦有治國之象、左城而右平、（文選西都賦注、景福殿賦注、）

蹋鞠、兵勢也、（文選景福殿賦注、）

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使得蹋鞠、文選景福殿賦注、

卅公、一名德、史記陳餘列傳索隱、

風后孤虛十二卷、史記龜策列傳索隱、

論方技爲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中家、有神仙家、二十、初學記

尙書有青絲編目錄、文選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

尙書郎中北海展隆、文選班孟堅典引注、

羽蓋棽麗、紛循悠悠、文選東都賦注、案召下不類七略、齊安陸昭王碑文注引有左思七略、或是其文、今姑附此、

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文選孔文舉薦禰衡表注、

位累我躬、文選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注、

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文選諸葛孔明出師表注引劉歆七言詩、

鍾律書

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隋書牛弘傳、北史七十二、御覽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一終

烏程嚴

王褒

褒、字子淵、蜀郡資中人、宣帝時待詔、擢爲諫大夫、有集五卷、

洞簫賦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疎、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嶔巋崎、倚巇迤嶬、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磕磕而澍淵、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顛、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猨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庰兮、密

漠泊㠯貙猭、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幸得謚為洞簫兮、
蒙聖主之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般匠施巧、
夔妃准法、帶㠯象牙、掍其會合、鏤鑑離灑、絳脣錯雜、鄰菌繚糾、羅
鱗捷獵、膠緻理比、挹抐擫擶、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
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形、憤伊鬱而酷䛐、愍眸子之喪精、寡所
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值夫宮商兮、龢紛離其匹溢、
形旖旎㠯順吹兮、瞋㖹啾㠯紆鬱、氣旁迕㠯飛射兮、馳散渙㠯䢴
律、趣從容其勿述兮、鶩合遝㠯詭譎、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
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惏慄密率、掩㠯絕滅、霵霫曄踕、跳然
復出、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咇㘉而將吟兮、行鍖銋
㠯龢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嬈嬈㠯婆娑、翩緜連㠯牢落兮、漂乍
棄而為他、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龢、故聽其巨音、則周流
氾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瘱、順敘卑迖、

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㥜、其仁聲則若颽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摋以奮棄、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綏肆、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兮、良醰醰而有味、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剛毅强虣反仁恩兮、嘽唌逸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頓顇、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愺恅瀾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撆涕抆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螻蟻蝘蜒、蠅蠅翊翊、遷延徙迆、魚瞰雞睨、垂喙蜿轉、瞪

嘗忘食、況感陰陽之龢、而化風俗之倫哉、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溲汎淒、趨巇道兮、哮呷呟喚、躋躓連絕、淈殄沌兮、攪搜㶉捎、逍遙踴躍、若壞頹兮、優游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頹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吟氣遺響、聯緜漂撇、生微風兮、連延駱驛、變無窮兮、文選、藝文類聚四十四

九懷

極運兮不中、來將屈兮困窮、余深愍兮慘怛、願一列兮無從、乘日月兮上征、顧游心兮鄗酆、彌覽兮九隅、彷徨兮蘭宮、芷閭兮葯房、奮搖兮衆芳、菌閣兮蕙樓、觀道兮從橫、寶金兮委積、美玉兮盈堂、桂水兮潺湲、揚流兮洋洋、蓍蔡兮踊躍、孔鶴兮回翔、撫檻兮遠望、念君兮不忘、怫鬱兮莫陳、永懷兮內傷、

匡機

天門兮墜戶、孰由兮賢者、無正兮溷廁、懷德兮何覩、假寐兮愍斯、誰可與兮寤語、痛鳳兮遠逝、畜鴳兮近處、鯨鱏兮幽潛、從蝦兮遊陼、乘此兮登陽、載象兮上行、朝發兮葱嶺、夕至兮明光、北飲兮飛泉、南采兮芝英、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徉、紅采兮騂衣、翠縹兮為裳、舒佩兮綝纚、竦余劍兮干將、騰蛇兮後從、飛駏兮步旁、微觀兮玄圃、覽察兮瑤光、啟匱兮探筴、悲命兮相當、紉蕙兮永辭、將離兮所思、浮雲兮容與、道余兮何之、遠望兮仟眠、聞雷兮闐闐、陰憂兮感余、惆悵兮自憐、

通路

林不容兮鳴蜩、余何留兮中州、陶嘉月兮總駕、搴玉英兮自脩、結榮茝兮逶逝、將去烝兮遠遊、徑侶士兮魏闕、歷九曲兮牽牛、聊假日兮相佯、遺光燿兮周流、望太一兮淹息、紆余轡兮自休、晞白日兮皎皎、彌遠路兮悠悠、顧列孛兮縹縹、觀幽雲兮陳浮、鉅寶遷兮

砏磤、雉咸雊兮相求、泱莽莽兮究志、懼吾心兮懤懤、余馬兮飛柱、
覽可與兮匹儔、卒莫有兮纖介、永余思兮怞怞、

危俊

世溷兮冥昏、違君兮歸眞、乘龍兮偃蹇、高回翔兮上臻、襲英衣兮緹緆、披華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輿、浮雲漠兮自娛、握神精兮雍容、與神人兮相胥、流星墜兮成雨、進瞵盼兮上丘墟、覽舊邦兮滃鬱、余安能兮久居、志懷逝兮心懰慄、紆余轡兮躊躇、聞素女兮微歌、聽王后兮吹竽、魂悽愴兮感哀、腸回回兮盤紆、撫余佩兮繽紛、高太息兮自憐、使祝融兮先行、令昭明兮開門、馳六蛟兮上征、竦余駕兮入冥、歷九州兮索合、誰可與兮終生、忽反顧兮西囿、覩軫丘兮崎傾、橫垂涕兮泫流、悲余后兮失靈、

昭世

季春兮陽陽、列草兮成行、余悲兮蘭生、委積兮從橫、江離兮遺捐、

辛夷兮擠滅，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沈湘，運余兮念茲，心內兮懷傷，望淮兮沛沛，濱流兮則逝，榜舫兮下流，東注兮磕磕，蛟龍兮導引，文魚兮上瀨，抽蒲兮陳坐，援芙蕖兮爲蓋，水躍兮余旌，繼目兮微蔡，雲旗兮電鶩，倏忽兮容裔，河伯兮開門，迎余兮歡欣，顧念兮舊都，懷恨兮艱難，竊哀兮浮萍，汎淫兮無根。

尊嘉

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微霜兮眇眇，病殀兮鳴蜩，玄鳥兮辭歸，飛翔兮靈丘，望谿兮滃鬱，熊羆兮呴嘷，唐虞兮不存，何故兮久留，臨淵兮汪洋，顧臨兮忽荒，修余兮袿衣，騎霓兮南上，乘雲兮回回，亹亹兮自強，將息兮蘭臯，失志兮悠悠，蒶蘊兮黴黧，思君兮無聊，身去兮意存，愴恨兮懷愁。

蓄英

登九靈兮遊神、靜女歌兮微晨、悲皇丘兮積葛、眾體錯兮交紛、貞枝抑兮枯槁、枉車登兮慶雲、感余志兮慘慄、心愴愴兮自憐、駕玄螭兮北征、嚮吾路兮葱嶺、連五宿兮建旄、揚氛氣兮爲旌、歷廣漠兮馳騖、覽中國兮冥冥、玄武步兮水母、與吾期兮南榮、登華蓋兮乘陽、聊逍遙兮播光、抽庫婁兮酌醴、援瓟瓜兮接糧、畢休息兮遠逝、發玉軔兮西行、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寤辟摽兮永思、心怫鬱兮內傷、

思忠

覽杳杳兮世惟、余惆悵兮何歸、傷時俗兮溷亂、將奮翼兮高飛、駕八龍兮連蜷、建虹旌兮威夷、觀中宇兮浩浩、紛翼翼兮上躋、浮溺水兮舒光、淹低佪兮京沶、屯余車兮索友、觀皇公兮問師、道莫貴兮歸眞、羨余術兮可夷、吾乃逝兮南娭、道幽路兮九疑、越炎火兮萬里、過萬首兮嶷嶷、濟江海兮蟬蛻、絕北梁兮永辭、浮雲鬱兮晝

昏、羅土忽兮塵昧、息陽城兮廣夏、衰色罔兮中怠、意曉陽兮燎落
乃自訴兮在茲、思堯舜兮襲興、幸咎繇兮獲謀、悲九州兮靡君、撫
軾歎兮作詩、

陶壅

悲哉于嗟兮心內切磋、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進寶兮捐弃
隨和、鉛刀厲御兮頓弃太阿、驥垂兩耳兮中坂蹉跎、蹇驢服駕兮
無用、日多、修潔處幽兮貴寵沙劘、鳳皇不翔兮鶉鴳飛揚、乘虹驂
蜺兮載雲變化、鷦鵬開路兮後屬青蛇、步驟桂林兮超驤卷阿、丘
陵翔儛兮谿谷悲歌、神章靈篇兮赴曲相和、余私娛茲兮孰哉復
加、還顧世俗兮壞敗罔羅、卷佩將逝兮涕流滂沲、

株昭

亂曰、皇門開兮照下土、株穢除兮蘭芷覩、四佞放兮後得禹、聖舜
攝兮昭堯緒、孰能若兮願為輔、楚辭

四子講德論 并序

襃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蟁虻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否、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

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斵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不若遵塗之疾也才敵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軺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遊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鄙人不識寡見尟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覩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

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韞於碔砆凡人視之怢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詩詠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

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今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湻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㠯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卻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㠯為多、鱣鯨並逃、九罭不㠯為虛、是㠯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㠯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㠯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㠯流惠、舒化㠯揚名、采詩㠯顯至德、歌詠㠯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緍、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

臣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卻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

渫寓、剋滅彊吳、寧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王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尙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塡庭溢闕、含淯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疏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

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蕃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樂，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慘殘貪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伀，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燿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

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敵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陳、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蹇、習俗傑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扤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歎、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頹、燋齒梟鬜、鬋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勉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

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文選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已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

人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吕易海內也、是吕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吕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吕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吕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埶、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漢書王褒傳、文選、藝文類聚二十、

甘泉宮頌

甘泉山天下顯敵之名處也、前接大荊、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

紫域、其宮室也、仍巖隒而為觀、擬抗岸以為階、壅波瀾而鱗坻、馳道列以幽遊、覽除閣之雕榭、曾堂殿之巍巍、徑落莫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榥、鏤螭龍以造牖、采雲氣以為楣、神星羅於題鄂、虹蜺往往而繞楹、綏倏忽其無垠、竟能了之者誰、竊想聖主之優游、時娛神而款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藝文類聚六十二、

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窺泉、文選魏都賦注引王褒甘泉賦、按賦乃頌之誤、

碧雞頌

持節使者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水經注作縹碧雞文選注作影影碧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後漢西南夷傳水經淹水注文選劉峻廣絕交論注、

僮約

蜀郡王子淵、㠯事到湔、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卽決買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截竿鑿斗、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牀振頭、捶鉤刈芻、結葦躐纑、汲水絡䋰、佐酺酪、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雁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

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椶、種瓜作瓠、別落披葱、焚槎發芋、壟集破封、日中早巷、雞鳴起舂、調治馬戶、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鼈、烹茶盡具、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餧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鬬、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為府掾求用錢、推訪堊販椶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擔荷、往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有餘殘、當作俎几木屐、及犬彘盤、焚薪作炭、礨石薄岸、治舍蓋屋、削書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柴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掄麥窖芋、南安拾栗採橘、持車載輳、多取蒲苎、益作繩索、雨墮無

所爲、當編蔣織箔、種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詞窮咋索、佗佗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眞不敢作惡、藝文類聚三十五初學記十九御覽五百九十八九百九十六古文苑

責鬚髯奴辭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身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紬線、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元珪之垂、於是搖鬚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鬛動鬢、則研覈否臧

內有環形、外闞窈窕、栖如吕之都雅、顯孫吕之堂堂、豈若子髯既
亂且赭、枯槁禿瘵、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汙穢泥土、傖囁穰擩、音而與
塵為侶、无素顏可依、无豐顏可怙、動則困於總滅、靜則窘於囚虜、
薄命為髭、正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智不能御其形骸、癩
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為子鬚者、不
亦難哉、初學記十九、又見古文苑、吕為黃香作、

嚴遵

遵字君平、蜀郡人、賣卜成都市、有道德指歸十一卷、

道德指歸說目

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效經列首、天地為
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吕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
吕陽行陰、故分為上下、吕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吕四行八、
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

道大、陰道小、故上經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覆往、反覆相過、淪爲一形、冥冥混混、道爲中主、重符列驗、已見端緒、下經爲門、上經爲戶、習者見其經效、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萬物散矣、祕冊彙函本

座右銘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福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欲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嫉妒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頭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餧之藪、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二終